

島田莊司
系列

龙卧亭 / 杀人事件上

刘珮瑄译

〔日本〕 著
島田 莊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译林出版社

101 田莊司
系列

龙卧亭 / 杀人事件上

刘珮瑄
译

〔日本〕
島田莊司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譯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卧亭杀人事件. 上 / (日) 岛田莊司著; 刘珮瑄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12

(青马文库)

ISBN 978-7-5447-1524-9

I. ①龙… II. ①岛…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4771号

RYUGATEI JIKEN, Vol. 1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1996, 1998, 1999 Soji Shima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6, 1998 and 1999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35

书 名 龙卧亭杀人事件. 上

作 者 [日本] 岛田莊司

译 者 刘珮瑄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光文社,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890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5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24-9

定 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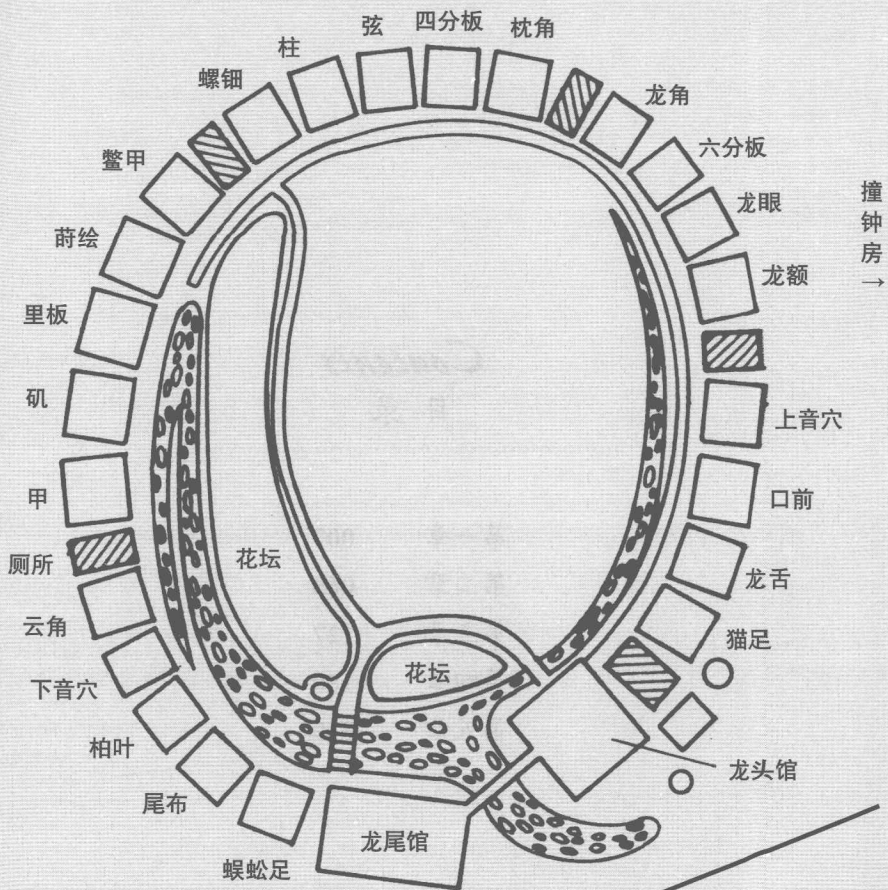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65
第三章	127
第四章	180
第五章	219

龙卧亭全景



第一章

1

一年多以前，御手洗洁把我一个人丢在横滨马车道的旧公寓后，人就不知去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虽然他偶尔也会捎封信来，但不是从北欧的某个城市，就是从莫斯科之类的对我来说像是世界尽头般遥远的地方寄来的。而他写给我的信，其内容不外乎是“快寄点钱给我！”，要不就是“从我房间书架顶层往下数第二层最右边的那本书，复印其中的第几页到第几页，赶快给我寄到以下的地址”，总之全都是些事务性的或是没头没尾的要求。

不要以为这样也没什么，他还会以“不准打电话给某某某”、“赶快将这封信寄给某某某”、“内容要写成以下这样”之类的口吻命令我，说得难听点，我简直就是他在日本的佣人。御手洗似乎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供他使唤，这让我想起和他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总会收到许多从不同国家寄来的以他为收件人的信件。当时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别的人像我一样，战战兢兢地随时待命。

最近，我发现御手洗滞留日本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他回到了原先优游于世界的生活形态，或许为了即将来临的这一天，他才在横滨刻意和我做朋友，我最近一直在怀疑这件事。像御手洗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居然能在日本这地狭人稠的国家待上十几年，真可以说是奇迹呢！所以，他按照原定的计划，又回到了世界的舞台，并迈入了新的时代。

而说到我自己，却是令人汗颜地毫无改变。其实，我在东京也不是没有称得上死党的朋友，只不过他们全都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两个人已经当了爸爸。放假时他们通常都要陪家人，所以几乎没有人会理我。最近，我也和正常人一样，开始与女性朋友交往，但御手洗却从地球的尽头寄来一封信，要我不可以打电话给这个女人。

我只好每天晚上勤奋地爬格子，早上睡到十点左右才起床，然后再开始洗衣服、打扫房间，接着便散步到伊势佐木町的百货公司，吃一顿便宜的午餐后，就搭电梯到地下的食品卖场，挑些晚餐的菜肴，这些就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然后，我就抱着纸袋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要不就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看

海或喷水池，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听说最近有一种漫画，画的就是我这种生活形态的人，其实，我的生活就和那种漫画没什么两样。

我常常会想，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御手洗，还有我的好朋友松崎玲王奈，一定过着和我截然不同的生活。只要一想到自己像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久之后就五十岁、六十岁……最后死去，我就会为自己的生命感到不值而落泪。我和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会说英语，所以没办法离开这个小岛。但即使是在横滨的街上，偶尔也会有老外跟我搭话，虽然对方说的英文应该不会艰深到哪儿去，可我就像全身无法动弹般奋力抵抗，不断冒冷汗，连一句英语也说不出口。

我想，或许是我的头脑在语言方面有缺陷，也可能是负责这部分的大脑线路出故障了。曾经有位外国女子还误以为我是聋哑人士，对我比画手语呢！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是聋哑人士”这句英文该怎么说，所以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御手洗也对我说过，我和他一起生活，只会让我显得更没用，甚至完全丧失自信，变得越来越依赖他。反正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只要小心不给朋友添麻烦就好了。其实我以前的个性和现在差不多，但是还不至于这么颓废，后来因为身旁一直有个天才般的朋友，所以就变得异常自卑，甚至已经定型了。

时间大概是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而变得纷纷扰扰的一九九五年春天，在我快要完全颓废之前。如同我前面所写的，就在我过着有如自闭老人般的日子时，突然有位年轻女孩来找我。

她的名字叫二宫佳世，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一开始她并没有告诉我她的年龄，所以我面对她时，心中总是在不断猜测她到底几岁。虽然她有张天真烂漫的脸，却也常常因为陷入深思而变得表情凝重，这时候，连她说的话都会变得像中年妇女般老气。

不管怎么说，她还算是个可爱的女孩。御手洗不在国内的消息读者们都很清楚，所以来马车道公寓拜访的人也少了许多，隔了这么久总算有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二宫佳世也知道御手洗不在国内，但她误以为我和御手洗的联系很频繁，所以才会来找我。事实上，通常都是御手洗主动和我联系，我是没办法联系到他的，因为御手洗不会一直待在同一地方，所以他有可能连续两天打电话来，也有可能接下来超过三个月音讯全无。

不管如何，总之这个奇怪的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读者慢慢看下去，应该就能立刻了解，我完全没有夸大，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事件。每当我想起这个一开始完全看不出任何意图，而且令人摸不着头绪的事件时，就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不愉快。当然找不到凶手的诡异，也是令我感到不愉快的原因之一，这只能看做是一件没有人性的恶魔所干的好事，极尽凶残、令人不寒而栗，而且是充满灵异现象的连续杀人事件。总之，很难相信这是人类所为的杀人事件。但是，若不谈及这个事件本身，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令人怀念的。这次的旅行，以及所住的陌生乡下城镇，都让我感到非常快乐。

话虽如此，但一再发生的杀人事件，对我这个典型的日本人而言，还真是难以承受。即便到现在，我仍无法相信，世界上真的会发生那种事，这可以说是人类陷入极度疯狂后的产物，也是我所写过的事件当中最为骇人听闻的了。因为我身处事件的漩涡中，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无法将这次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只能不断地叹气，但我知道这个事件有写成书并公之于世的价值，所以才会开始动笔。不过，我实在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事件了。

2

二宫佳世走进我一个人住的房间，她好奇地环顾四周，然后说：“御手洗先生果真不在呢！”当我点头回应时，她盯着我的脸看，问道：“你不会寂寞吗？”我回答：“不会。”于是她又说：“又在逞强了！”

最近我已经慢慢习惯了，只要是年轻女性来访，第一次见面时几乎都会碰到这种情形。虽然是初次和对方见面，但她们似乎很久以前就认识我了一样。

事实上，那些女人对于我的事都了若指掌，她们在和我见面之前，已经开始想象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对于这种情形，我虽然感到有些困扰，但也因为如此，我就不用力去思索如何打开话匣子，这点倒还值得庆幸。

“请问有什么事吗？”我问。二宫佳世点点头一语不发，然后她舔着手指说她受了一点伤。她的样子竟像极了小孩子，这让我觉得不安起来。

“但是御手洗不在，我恐怕……”我说。于是她又说：“没关系，石冈先生也可以。”我听了她的回答，有些高兴。

“如果你真的不能帮我，应该可以帮我去问问御手洗先生吧？”

“这个……”我说，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不过恐怕会有点困难。御手洗目前的联系地址是奥斯陆，但这并不表示他现在一定还在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吗？”

“石冈先生，你相信感应吗？”

“感应？我连鬼都没见过，也没有亲身经历过灵异事件。”

“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严重的……”

然后二宫佳世好像思忖着接下来该怎么说才好，沉默了片刻。她这样低着头想事情的表情，再加上前额垂下来的刘海儿，看起来十分有魅力。

“我们家，还有我自己，一直不断发生倒霉的事。”

“什么倒霉的事？”

“我父亲过世。”

“这样啊……令尊是怎么过世的？”

“因为年纪大了，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六十四岁应该还算年轻吧？”

“是吗？”

她的想法似乎是，人一旦过了六十岁，就是随时会面临死亡的老人家了。这样说来，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过年时，父亲说他背痛，便叫我帮他按摩背部还有脚底，于是我和弟弟一整个晚上都在帮父亲按摩，等到天一亮就叫救护车来，但送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过世了，医生说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了。”

“那么死因是？”

“心脏衰竭。在父亲过世之前，我母亲也动了手术。”

“什么手术？”

“摘除卵巢，我自己也是卵巢有问题，所以也动了手术。”

“哦，是这样啊。”

“还有上个月，弟弟出了车祸，撞到了人。”

“这真是太惨了，对方有没有事？”

“还好没什么大碍，只是骨折了而已，住院的费用也用保险理赔了。但是我家的房子又出了问题，必须搬家……”

“嗯？”

“我们家在乡下有间房子，我们本来想要搬到乡下去住，但是去看过之后，发现根本不能住人。因为房子又小又旧又脏，庭院也乱七八糟的，而且，如果回乡下去住的话，母亲就必须辞掉工作，如此一来，我们家的生活便会陷入困境……”

“那把房子卖掉呢？”

“那间房子是卖不出去的，如果能卖出去就好了。”

“嗯。”

“陆续发生太多奇奇怪怪的事了，因此我们便想驱驱霉运，所以朋友介绍了一位通灵师给我认识，他就住在四谷。”

“嗯、嗯。”我对她说的故事越来越感兴趣了。

“我去见这位通灵师时，他告诉我，我被一个来自前世的恶灵附身了，我的前世是一个因为无法和喜欢的人结合而发疯死去的女人。这一切好像全都是因为我造成的。”

“他是这样对你说的？”

“是啊。”

“嗯，那你有什么感应吗？”

“这么说起来，我常常看见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嗯，夏天的傍晚，我看见一只很大的动物浮在学校无人的游泳池上。”

“动物？”

“嗯，好像是马还是什么的。还有，在树木的顶端，我看见好多像人脸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全身动弹不得，感觉有人往我脸上吹气。”

“吹气？在明明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

“是的。”

“看到他的脸了吗？”

“因为实在太恐怖了，所以我不敢睁开眼睛。忍耐一阵子之后，就消失了。通灵师还问我，‘最近应该没有吃坏东西，却常常觉得恶心，是吗？’真的是这样，我最近常常感到恶心。”

“不是吃坏肚子了吗？”

“不是，只要一到晚上，我就开始感到反胃，然后一直觉得想吐，很不舒服。”

“嗯，然后呢？”

“这就是被恶灵附身的证明。”

“恶灵啊……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通灵师要我到大树下，挖出埋在树根附近的手腕，将它供养起来即可。”

“啊？”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你说挖什么出来？”

“是手腕，人的手腕。”

“手腕？那手腕在哪里？”

“他说就在大树下，还说手腕迷路了，那就是我前世的业障。”

我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于是我沉默了片刻。眼前这个人太诡异了。二宫佳世一面说，一面仍然舔着自己的手指。

“……手腕？人的？”

“通灵师说，凭着自己的感应，我就可以找到手腕所埋的位置。”

“你的手腕吗？”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她的手，她的手腕还好好地长着。

“嗯，他说那是我的手腕。”

“但是你的手腕不是还好好地长在你身上吗？”

“话是没错，但那确实是我的手腕。师傅说，是在高尾山的一座庙名中有个‘仙’字的寺庙内的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楠树的根部吧？上星期日，我便穿着牛仔裤一个人带着铲子去了。”

“高尾山的寺庙里？”

“是的。”

“那你找到了吗？挖到什么了吗？”

“嗯，我并没有找到庙名中有‘仙’字的寺庙，但我看见有间寺庙内有一棵很大的楠树，心想，‘应该是这里吧？’便走进庙里试着挖掘树根，结果，我挖到了一个奇怪的小铁皮水桶，但是并没有看到什么手腕。”

“嗯，这样啊。”我回答，但我觉得眼前的这位小姑娘越来越恐怖了，她怎么看都不太正常。

“我告诉了师傅我去高尾山的情形，他说了句‘好奇怪啊’。然后，今天他又打电话给我了，叫我去冈山县。”

“冈山县？”

“对，他叫我去冈山，坐伯备线去新见这个地方，在那儿换乘姬新线，然后在有感应的车站下车。”

“有感应的车站？”

“嗯，师傅说我的感应很强，所以如果走到冈山县的山中，一定可以感应到什么的。”

“然后呢？”

“他告诉我说，下车后要往河边走，在河边有一个村庄，在村里最大的那棵树的树根下一定埋着手腕。”

我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只要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听到这么恐怖的故事呢？

“师傅说，在河边，一定会有一间庙名中有‘仙’字的寺庙。”

“那个……”我继续说道，“你说的故事我大致能够明白，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被我这么一问，她好像吓坏了，沉默了许久。

“你是希望我替你做些什么吗？”

“你的工作不就是帮助有困难的人吗？”

“但那是御手洗先生所说的话，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是这样啊。”

“嗯。”我充满自信地回答。

“但是……”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办不到。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觉得很恐怖，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老实地回答。与其打肿脸充胖子事后被发现，还不如诚实一些。又是一阵静默，于是我说：“我替你泡杯茶吧！”正要站起身时，看见她的脸有些扭曲，我吓了一跳，便又重新坐了回去。

“怎么了？”我问。二宫佳世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怎、怎么了？”

“我该怎么办才好？”

“什么怎么办？”

“我还是应该去挖手腕吧？”

我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稍微想了一下，说：“老实说我也不晓得，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就去吧，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就……”

“我想去。”

“那你就去啊！”

“可是我只有一人。”

“可以叫你弟弟陪你去啊。”

“可是我不想让他知道，况且他还有工作。”

“那你妈妈呢？”

“我妈要常去医院看门诊，而且她也有工作。”

“那你的朋友呢？”

“我没有朋友。我书念得不多，只念到中学毕业，所以没什么朋友。就算有朋友，这种事情也不好意思拜托。”

“可是这样一来……”

“石冈先生能不能陪我一起去？除了你，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拜托了。”

“我？”我心中早已预感到会这样，但是当表明之后，我还是吓了一跳。无法拜托朋友的事情，却可以来拜托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吗？

“拜托您了。”

“但是，我恐怕……”我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是因为感到有些害怕，但不想出糗也是原因之一。

我是个没什么能力的人，既无行动力又没有推理能力。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也曾好几次目睹过命案现场，但这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我根本判断不出真相。和这个年轻女孩一起去冈山旅行，多少有些令人心动，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她一定会对我很失望的，所以最好还是拒绝她。

“拜托您，这种事情，除了您，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拜托了。”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应该还有其他适合的人吧？”

“没有了，因为我找不到了。”

“我真的不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没资格的人。”

我一直防守着二宫佳世的攻势，但是她很固执。我和她你来我往地交涉了半天，最后我终于叹了一口气。“唉！即使我只能陪在你旁边也没关系吗？”

“是的，没关系，这样就好了。”

我很努力地想用力点头答应她，但终究还是没办法，最后只好轻轻点了一下头。之后，我为此感到后悔不已，当初不管怎样我都应该拒绝才对，如果我拒绝了，就不会碰到那么恐怖的事了。

3

但是，和二宫佳世的旅行还是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们在三月三十日的中午在羽田机场会合。由于阪神大地震的缘故，新干线有一部分还是中断的，所以我们直飞冈山机场，再坐计程车到冈山车站。因为没有吃午餐，所以我们买了便当坐上了开往新见的伯备线。我们面对面吃着便当，但电车摇晃得非常厉害，都没办法好好地吃饭。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次旅行不会去太久，所以只带了换洗衣物、内衣裤、毛衣、笔记本和一本小说等轻便的行李，佳世也没有带太大的旅行袋。

在到达新见之前，佳世在车上，说实在的，有点吵，当她看到车窗外的站牌时，便会问我那个汉字要怎么念，不然就是问我引擎是什么东西。对于一般事物，她确实懂得很少，她告诉我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生病的关系。

她一直问我关于御手洗的各种事情，但是根本不需要我回答，因为她对御手洗的了解其实不会比我少。她说她已经反复读了好几遍我所有的著作，又说能和我一起旅行简直就像是在做梦，还说一开始和我见面时，觉得我看起来有点可怕，所以感到很紧张。

听她这样说，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看不出来她有半点紧张，甚至觉得她从一开始的态度就很从容不迫，好像认识了十年的朋友一样，说起话来也振振有词，我甚至还觉得她似乎在告诉我：“不要瞧不起我！”

她说她从小就只和女孩子交往，几乎没有和男孩子交往过。当然像现在这样和男性一起去旅行，更是平生第一次。据说她在中学时，在班上遭到同学排挤，如果她从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她的成绩不好，但她从小就有着强烈的第六感，据说她常常会将母亲的脸色看成是狐狸的脸。佳世若无其事地说着，我也只好勉强装作若无其事地听着，但其实我对她说的话感到非常头痛。

“有一次母亲在厨房煮饭时，好像是因为我成绩差而生气了吧，然后我们就不说话了，当我看到她突然抬起头时，她的嘴巴周围就这样突出来了，变成了狐狸的脸。”

我一直忍着不叫出声来，但是老实说我非常害怕，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这种事经常发生，还会全身无法动弹，或是东西会在黑暗中变色。”

“变色？”

“对，会变成橘色。”

“橘色，嗯。”这个还不算太恐怖。

我们终于到了新见。从冈山到新见之间，是以内燃机车牵引着的，电车车厢与行驶于东京——久里滨之间的相同。等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又坐上了前往津山的姬新干线。但是，姬新干线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虽然是拖引的列车，已经不是蒸汽机车了，但被拖拽的车厢却是非常古色古香的历史产物，麦芽糖色的木制墙壁，好像涂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座位原本是用类似深蓝色的平绒材料制作的，但现在已经完全褪色了。

在木制墙壁上挂满了泛着黄光的小电灯泡，就好像博物馆的展示品一样。感觉乘客应该会是一些头戴丝帽、留着胡子的绅士们，但我看到的，全都是理着光头的初、高中生。不管怎么说，让这样的古董在铁轨上行驶，还载着这么多乘客，实在有点可怜。当天色渐渐昏暗，我们便从新见车站坐进了这样的车厢，这时，我感觉离佳世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近了，不过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会是什么样的地方。

或许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这列电车坐起来有些不舒服，已经到了使用的极限了。我在小时候好像也有过坐这种旧式列车的经验，但是记忆已经模糊了。我的老家就在附近的山口县，是距离海边很近的城镇，最近已完全变成都市了。即使是回老家，也没有机会闯进这样的深山，所以，更不可能乘坐这样的列车。因为距离市中心很近，而且又在海边，所以老家的列车都慢慢现代化了，旧的车辆渐渐被淘汰到偏远的地方。我想，列车通常都会在这样的地方完成最后的使命吧！我们现在坐的列车，应该也是接近停驶年限的老兵了。

到新见车站之前，车上的乘客还是以学生居多，但当我们转到姬新线后，学生乘客一下子就减少了许多。从新见发车经过一两个车站之后，他们也陆续下车了，转眼间，我们所乘坐的车厢便空无一人，应该是进入了没有学校的区域吧。窗外的夜幕已低垂，车厢内只有昏黄的灯光照耀着，简直就像是置身于废墟之中。

我们所坐的车厢非常老旧而且有点奇怪。车厢后连接器的前方，有一间放置了大型方向盘的小房间。这个方向盘比汽车的方向盘要大得多，几乎要一个人才抱得过来，方向盘与地面呈水平，而支撑的柱子则是与地面垂直。在以前，只要旋转这个方向盘，就可以连接车厢之间吧，但现在这个方向盘却一点